

續

世

說

續世說卷第五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賞譽

寵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  
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  
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

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宗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

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  
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暖矣

梁天鑒中張率爲侍詔賦奏之帝手教曰相如  
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  
馬矣

裴遼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栢鬱茂范雲  
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  
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之禮遼子也

陳宣帝時張譏爲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魏陸暉與弟恭之並有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視雙壁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傅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

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內史謂羣臣曰我當日惟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駁使復與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德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駁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

矣帝太笑曰誠如公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  
爲常人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  
高才命世不拘常禮公年旣耆舊筋力難煩今  
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湣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  
晁錯之傳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  
中陸印云德林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  
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羈將漢書一帙掛於角

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漢書尚書令越園公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生書耽學如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曰項羽傳越公竒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柘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柘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寢與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



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郝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郝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眞宰相器也

封敕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官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

握逆鎮盜兵壹關盡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  
皆我同言不他感制出教往慶之德裕口誦此  
數句謂教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  
語秉筆者豈易得耶□□解其玉帶以遺教深  
禮重之

文宗擢魏徵五代孫暮爲起居舍人曰以卿論  
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  
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箴  
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  
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兩爲天陣足食爲地陣得人和爲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爲宣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即日使入閭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况曰未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裴迪昭宗時爲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鑾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迪曰協贊之名惟司徒獨有之他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李璉爲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璉曰此真記室也

### 寵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叅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

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着高履披貂裘  
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顛賞詣之遇賓客填咽暄  
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  
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  
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  
相

梁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  
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

叅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  
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  
兼天子

後周寇雋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  
雋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  
不覺屢爲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  
年口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  
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穎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爲左僕射  
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頰每

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皆被踈絀因謂頰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

銅獸謂子蓋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  
爾折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  
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  
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  
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而  
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  
之役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  
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



入閣則引於卧内呼爲裴監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極歡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暮爲秦州刺史云夜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表密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

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  
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  
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踈間親新聞舊謂  
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賦賜無忌命圖無  
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輟食之半遣使  
奠於靈座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元齡曰昔  
如晦與卿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泣  
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黃錄命取黃金帶遣元齡  
親送於靈所

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鬚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爲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不煩深謝

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咨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

皇猷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頲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中路還宮

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頲爲中書侍郎入謝日元宗謂曰常

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  
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  
惜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季乂  
爲紫微侍郎與頰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  
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  
誥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  
禮遇如此

魏元忠爲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  
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盡游在乎茲日散金數  
惠諒屬斯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

遇如此

元忠至鄉里自藏其銀無所振施

元宗寵任張說說爲中書令上親爲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諡曰文貞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簷草舊敵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旣薨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諡曰文簡

太宗以宸扆台衡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

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嘉禮異允其所讓

裴均爲相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均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憲宗以李絳直諫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而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

武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而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中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

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者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

錢鏐以尚父薨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旣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

崇賜謚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急於登用次爲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

閩主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

何以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殺見於金祥殿而陳歎悃帝不許殺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繫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任誕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甚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爲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旣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

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爲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顏延年踈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浚得臣筆測得臣文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朝云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

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意須此乃穆之貴爲丹陽令召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金拌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陵忽爲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敵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宗荅曰不知是何司馬爲是司驢旣是驢府政應司驢齊尚書左丞謝幾卿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

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  
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如  
謝諲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  
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  
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  
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  
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  
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屨白  
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

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築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梁蕭恭尤好賓友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妄進卮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生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  
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北齊王晞爲并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  
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  
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  
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  
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  
爾

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  
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



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者  
故紙乎

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干懷惟飲  
酒自娛丞相高歡欲用爲僕射元忠子勸父節  
酒元忠曰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  
勿飲酒

北齊崔瞻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  
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  
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箸  
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携匙箸恣意飲噉

瞻曰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  
昔劉毅在京口自請醵炙亦豈異是君定是名  
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唐傅奕駁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  
數術之書而並不知信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  
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  
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崔承慶臨終戒子欽以常服不用牲牢墳高可  
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甃  
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

代不須廣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於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游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柳渾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命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侍有又出  
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荅以他事而已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  
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  
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  
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  
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  
兄言論調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濶  
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

李白待詔翰林白與飲徒醉於酒肆元宗有感

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中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頌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沉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鎮蜀辟甫爲參謀待遇甚隆甫馮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城都浣花里種竹

植樹結廬枕江縱酒笑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  
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  
爲鸚鵡賦何須不著鶴鶴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  
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果  
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  
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惟以乾藕子置  
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鞞中出一鐵搗碎而  
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  
如此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坐芳蘭竟體

王彧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吸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

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彙惆悵曰恨  
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  
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  
景和中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  
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  
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鬢髻如戟  
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山陰都尉何戢曰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  
人號爲小褚公



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邪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狀慰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俊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

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數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道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譁陵後到一生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而如刻畫馨效爲洪鍾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虔和短小六指因癩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遂爲風流之冠時人言李

諧善用三短

北齊崔瞻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法諸涉門  
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自天寶以後重吏事謂  
容止醜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隋韋藝容貌瓌偉每蕃人參謁必整儀衛盛服  
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伐陳之役楊素率外軍東下舳艫被江旌甲曜  
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及之懼曰清  
河公即江神也

馮定爲太常少卿因樂成閱於庭定立於其間

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西詩錫以禁中瑞錦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黎言席上之珍也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張知謩兄弟五人厲志讀書皆以明經登第儀質環偉眉目踈朗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賜以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謂兩絕

元宗嘗煉藥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  
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  
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李林甫以陰計廢之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好自修檢每整衣冠必使  
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  
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

續世說卷第五

續世說卷第六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見  
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  
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  
魏主必爲之舉箸或立嘗而還浩考校漢元以

來日星行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  
允以漢元年□月五星聚東井非□月浩初猶  
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  
前三月聚於東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爲泰山錄事幽  
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書名梁武陵王紀宴坐  
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  
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  
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齊柳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

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  
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於簾旌曰永明  
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  
武帝崩

梁韋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  
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  
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  
爾當葬長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  
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  
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驛召授上儀同三司



宋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爲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爾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鬚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已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

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  
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有病邪者  
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而已歡曰  
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  
如言果愈問其故答曰善讓惡正勝邪此病者  
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爲角  
蟲多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與駕馬瞎數百  
頭日斃於路側麋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  
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赦須臾當到隆  
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檀達師周文召之至岐州會神武來寇玉壁檀  
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  
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牀大言  
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見文宣以十月崩遵以  
九月死

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

是人出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

北齊慕容懷文傳有孺孺客能算或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即知其數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惟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實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庾李

才旦奏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  
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  
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頗等曰是何神也  
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  
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閑肆賣卜有人  
失馬來詣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  
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  
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  
牽所失馬來遂擒之

旋宮之義亡絕已久唐祖孝孫得毛萸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鐘終南呂造爲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

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  
今已在宮內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  
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  
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即殺戮陛下  
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  
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  
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  
以前事爲慮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鄰

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爲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  
裴行儉尤晚陰陽之術每制敵推陣先期捷日  
嘗出軍至單於北塞晚下營壕塹方周遠令移  
就岡上將士皆以士衆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  
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友宣州相銜夏榮謂  
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  
門盡貴官高而有壽陸果爲相蕭亦爲相壽至  
八十其子華孫僊倣倣皆至宰輔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相者相者曰



明公位極人臣然允嗣微弱蔣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慎為建安尉卒其子繪謁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繪子捷為刺史捷子洌為左丞洌弟渙為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崔數頭身

形甚小五色畢備集於庭樹鳴聲清宛隋太史  
令史良至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  
爲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  
鳴兒必文藻煥爛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  
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州令

薛願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  
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  
紫府觀觀中建一清臺以考元象

甄權能針灸秋歎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  
將弓矢向梁一針可愈矣計其肩隅一穴即時

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淹風毒發腫立言曰  
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  
脹身瘦立言曰誤食髮成蟲也令服雄黃吐一  
蛇如小指大惟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佛宏禮能相隋煬帝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  
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  
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  
聞聖人不相故知聖人與庶凡不同爾自是帝  
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薛大鼎坐事沒爲  
奴詣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慙色解衣示之宏

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  
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  
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奘元慶  
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  
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  
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奧妙不可易知  
試令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  
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  
之主矣

盧齊卿童幼問孫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後

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  
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齊卿  
問時溥猶未生

張憬藏相將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  
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據  
此合死然後有兵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  
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  
常奉使高麗囚地窖中終六年得歸及在蒲州  
六十一矣至期召入口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  
有敕許令致仕

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  
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  
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  
相矣冕懼其言深絕之未幾安祿山反冕問三  
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即自唐滅蜀川日亦不  
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  
蜀肅宗即位於靈武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錄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  
虛觀設醮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  
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

爲吾法懾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効其病乃愈

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困窮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全不信曰將相向上是天子曰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晉卿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宰三日

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

攻壁令軍中人負藁二圍寘於積俄而雲集殷  
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  
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  
畔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  
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  
鯉魚難免刀機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  
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  
人惟道士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五代周翟光鄴膚草肥皙善於攝養仕至樞府



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程君外厚而內薄雖貴無壽卒時四十六

趙延乂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於內庭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遇過別論琦詢之不已延乂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不官實有恤緯之僭

五代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吹破門扇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

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巧藝

宋時能碁王抗第一褚思莊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遠善於大行思莊思遠功於闢碁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高緣其思深久人不能對

王僧虔論書云從祖中書令珉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驃駃駃常欲度驂騑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憤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難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荅右軍當時不別久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齊王彬習篆隸時人語云三真六草爲天下寶宋桓榮素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不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  
白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  
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具凡十三頭  
而病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有鬼神吟聲甚悽愴秋夫問  
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  
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  
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  
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

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園碁徐道度療疾道度秋夫字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秦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庭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宋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年十二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王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不工由此彌善

宋有嵇元榮羊蓋者善彈琴云傳戴安道法齊

柳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  
縝心妙臻羊體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客以  
箸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  
此始

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  
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舊善畫瑱令畫  
王形像并圖王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以  
示妃唾之因罵云故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蕭子雲善草隸武帝論其書曰筆力勁峻心  
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

先爾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使人求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得金寶數百萬

齊蕭鏗善射常以捫的大門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挿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齊蕭爲遙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襄書贊時人稱爲二絕

梁顏協工於草隸飛白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

又有會稽謝善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自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容父子特善其  
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瘦乃  
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觀者歎服

西魏文帝造二欵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  
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又一仙人持金瓶  
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  
謂之仙人欵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  
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手  
器爲鳧鴈蟾蜍飾之謂之水芝欵器二器皆置



清徽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

隋耿詢之巧思若神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  
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外候天時動合符契又  
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  
之便瘥因此爲愔所重鍊石法取麤黃石如鵝  
鴨卵大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  
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篩和醋以塗  
腫上無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增坦曰至尊

年高大黃快樂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  
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脉  
洪實宜用大黃從之因而疾愈賜錢百萬

隋許智藏秦王俊有疾文帝馳召之俊夜夢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召許智藏必當相  
苦奈何明夜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  
之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死

隋何稠有巧思煬帝伐遼稠制行殿及六合城  
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  
及女垣合高千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

闕而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  
若神功

宇文愷爲煬帝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  
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人  
見之者莫不驚駭

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何稠以綠  
瓷爲之與真不異

唐尉遲敬德善用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  
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齊王元吉  
亦善馬稍欲與相校凡三奪元吉之稍元吉雖

相歎異然甚以爲恥

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  
妙得其體太宗以世南有五絕書翰是其一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  
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復能繼者稷外祖魏徵  
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銳精模倣筆態道  
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迹睿宗在藩  
留意小學稷於是時特見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於元武  
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

手劉洎登御林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林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好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稱妙太宗與侍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詔座者賦詩召立本令寫焉閻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惟以丹青見知躬斲役之

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  
徵曰褚遂良下筆道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  
曰召令侍書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天下爭  
獻遂良辨認真偽一無舛誤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  
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  
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執筆不擇筆  
墨而妍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耳

韓臯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歎息曰妙哉愁

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雖晉

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蹂蹙感慘痛迫脅之  
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  
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  
也

李臯嘗運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朔風疾鼓  
若挂帆席又造欬器進入內中所造皆省易而  
久固

柳公權初學二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  
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  
者人以爲不孝外邦入貢皆別署貨具曰此購



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吟諷以爲詞清意足令公權題於殿壁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何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入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懿宗時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爲新聲音詞曲折  
聽者忘倦同昌公主除喪帝與淑妃思念不已  
可及爲數百年舞曲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  
畫魚龍地衣用官純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  
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可及爲子娶婦帝賜酒  
二銀樽啓之非酒皆金翠也僖宗即位逐死嶺  
南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  
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高麗  
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

名遠播如此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以詢  
貌寢陋故也

賀知章善草隸書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  
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  
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端措思參於造化而創  
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  
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拂菻即大秦國也其俗無瓦磚白石爲木羅之  
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人歛

煩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  
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  
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元宗開元十三年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  
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  
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櫃爲地  
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  
擊鐘機械皆在櫃中

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河相抗李存進欲造浮橋  
軍吏曰河橋須竹索大編兩岸石倉鐵牛以爲

國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  
有所立乃令軍造葦索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  
巨木於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為戲月餘橋成制  
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  
杜預也

排調

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  
之嘗謂延年為猿延年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  
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  
之為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爾君乃真猴

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墓次  
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  
聲便號慟上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  
哭志亦嗚咽他日或問志那得此副急淚志時  
新喪嬖人荅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報  
朓朓不敢相見及朓當拜吏部郎中謙挹尤甚  
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  
可刑於寡妻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碁

發八勢

梁武帝賞接到溉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  
寢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  
懸風槌

宋沈昭略達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  
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  
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  
奈爾癡何

齊柳惔甚重其婦頗或畏懼性愛音樂女妓精  
麗惔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

所敬稷每詣悵必先通問夫人悵欲見妓常因稷以請然後悵妻隔幔坐命諸妓出悵始得寫目焉

梁劉諒為湘東王所善王一日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以為刺已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劉之遴嘗夢為折臂太守後果半奔墮車折



臂爲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  
恐陋巷無枕

齊高爽詣孫抱了無故人之懷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  
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譏之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將捨之朝  
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  
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  
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剗其腸  
顏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  
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  
書比大人猶難之比鳳王或之子絢何尚之子  
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  
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  
殷淳之子乎何無忌之子勗嘗共食乎羹盡勗  
曰益殷尊羹乎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滄劉  
勗之子俊嘗同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  
滄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湏十日蔡興宗之子約

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讖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張邵小名黎子數小名檀文帝戲之曰檀何如黎數曰黎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并使自相朝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拙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拙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適入室見即驚喜云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斥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拊手大笑

北齊宋遊道交游字然諾時人云游道獼猴而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闕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云賢從在外宜自迎接爲之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

鄭譯請還治疾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將沛國公上柱國高穎戲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北齊李庶生而天閹崔謏調之曰教弟種鬻以錐徧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茲眉世傳謏門有癩疾故庶之言如此

北齊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嘗服棘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顯要至隋受禪並爲外  
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機曰二柳  
俱推孤楊獨聳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  
矣素曰以爲我牛羊下來邪

北齊徐之才朝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  
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又朝盧元明云  
在上爲虐在邱爲虛生男爲虜配馬成驢

梁宗如周而狹長蕭譽戲之云卿何爲謗經如  
周曰自來不謗經譽大笑曰君當不謗餘經正

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也如周乃悟

蘇威之子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隋柳調爲侍御史楊素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豆盧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

應之

唐閻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恪立功塞外立本尤善圖畫非宰輔之器時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虞世基世南兄也許善心敬宗父也同爲字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

李昭德則天時爲相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進之諸宰相問其故對曰爲此石



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  
餘石豈盡反邪左右皆笑

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  
因下獄俊臣以罪同日被誅是日大雨士庶莫  
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  
一笑一悲矣

則天時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  
求禮止之曰宰相調變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  
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則臘月雷亦爲瑞  
矣舉朝嗤笑以爲口實

苗晉卿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爲書判之首衆知爽不讀書議論紛然元宗親試之爽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貶張倚爲淮南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

朱泚僭逆姚令言爲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羣兒宴樂旣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惟懼之謀成業之業無出子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爲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爲火迫鄴侯

喬琳好談諧侮謔為監察御史與同寮畢耀朝  
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訐坐貶巴  
州司戶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  
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  
乎

李泌為相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除  
人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食  
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  
難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顧况惟好談諧柳  
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官久

之遷著作郎况不樂求歸於吳班列羣官皆有  
侮玩之目人皆惡嫉之泌卒况不哭而有調笑  
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

闕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禦李希烈至部募  
人修城希烈令數百人投募縛元平馳去既見  
希烈遣下行地希烈見其眇小無鬚戲謂人曰  
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將元平兒來因罵曰瞎宰  
相使汝當我何侍我淺也

李實奏不早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  
屋瓦賣麥苗以供賦歛優入成輔端因戲作語

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  
苗碩五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如此語有數十篇  
實以爲誹謗德宗遽令杖殺此優

王士平尚憲宗義成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  
忿爭憲宗幽公主於禁中幽士平於私第後釋  
之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爲團雪散雪等曲言游  
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  
廢進士科

于頔爲蘇州刺史暴橫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  
宗不省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

改官

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  
郎署時禹錫作游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  
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  
還復作游元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而來  
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  
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  
前度劉郎又到來  
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韓退之戲孟郊云公合識安祿山郊低頭云識

即不識大知有他

豆盧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僖宗出幸瑑死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

鄭棻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枝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掘雖有不利而

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時人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人傳之以爲口實

酷吏郭霸爲鬼所殺時洛陽橋壞行李病之至是功畢則天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王勃爲沛王府修撰諸王鬪難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難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鄧元挺爲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談者所鄙  
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鄧渴爲詩勝於衢路  
自唐以來掌選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與劉瑑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  
大中末瑑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瑑  
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先朝立  
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爲巴州刺  
史旣而沈詢楊牧王鐸曰學士相繼作將相皆  
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牧作相逢有詩  
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

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而大街之出  
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  
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  
嶽一毫輕鐸亦恣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終  
於祕書監

崔善爲爲尚書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  
身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聘上全  
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購造言者加其罪

秦宗權爲其愛將申叢所執昭宗御延喜樓受  
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

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爾衆大笑

神龍中每霖雨必開閉坊門穰災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云雨暘或愆口言爲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造至令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變調陰陽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甚苦迂遠街市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恒雨令我迂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

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劣耳

順宗冊憲宗爲太子中外相賀至有感泣者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僖宗善騎射梁法筭至於音律捕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鴉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免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昭宗時秦裴爲楊行密守崑山錢鏐使顧全武

攻之不下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爲僧裴封面  
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  
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  
裴乃降全武勸錢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  
長者

昭宗時李茂貞劫駕幸鳳翔朱全忠圍城攻城  
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  
奪天子賊

朱梁成汭初作僧後鎮荆南撫緝彫殘時韓建  
亦披荆棘以緝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遭朗一

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洎奏請  
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洎銜之及彥若  
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洎猶怏怏語及前事彥若  
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  
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洎報然而  
屈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彥若  
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應聲曰廣南黃茅  
瘴不死成和尚譏洎曾爲僧也洎終席慙報  
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岌后父劉叟以醫爲  
業詣鄴宮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

苾劉叟於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藥  
笈令繼岌携敝蓋相隨自稱劉山人求訪女后  
大怒答繼岌

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  
爲降龍大師京師早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  
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  
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  
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石晉桑維翰身短而廣每引鑑自歎曰七尺之  
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榜四人秦王幕客陳

保極戲謂人曰今歲二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  
陋故謂之半人也

石晉王松契丹北還蕭翰立許王從益僞署松  
爲左丞相漢祖入洛先降詔諭令受僞命者可  
並焚毀勿至憂疑於是臺司悉斂僞署告牒焚  
之松以手自指其胸謂同列曰此即二十四考  
中書令也

五代周張可復依晉公霍彥威爲青州從事晉  
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兔兒

唐莊宗趙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



傅國寶詐降以紓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  
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珽俯首久之曰但恐未  
了左右皆縮頭而笑

唐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  
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  
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  
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一人豈有兩人  
耶帝悅厚賜之

湖南高從誨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漢閩吳  
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

號高無賴

江南邊鎬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  
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  
既爲潭帥政無網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  
州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行逢兼總湖南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賊自  
王逵劉言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  
方檢校官三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  
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亦畏我  
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

那得不畏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  
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亡國必矣  
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  
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致君堯舜何意今日爲  
小朝邪

續世說卷第六